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中以汉字转写的蒙古语特征

栗林均

在 18 世纪的中国清朝时代，接二连三地编纂出版了名为“清文鉴”的大规模满语词典。所谓“清文鉴”就是“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是“满语词典”的满文的汉译，它包括因编纂出版年代和所用语言种类以及收录词条数量和书写方法不同而各异的几种词典。

表 1 中以出版年代的先后顺序标明了主要的 7 种清文鉴。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御制即遵照皇帝的敕命而编纂、将词条按照词义分类排列、以满语为基础等。

表 1 主要御制清文鉴

编成年代	书名	语种	解释	条目	正文	总纲
康熙四十七年 (1708 年)	《御制清文鉴》	满	有	12110	20 卷	4 卷(4 册)
康熙五十六年 (1717 年)	《御制满蒙清文鉴》	满、蒙	有	12110	20 卷	4 卷(8 册)
乾隆八年 (1743 年)	《御制满蒙清文鉴》 (以满文字母转写)	满、蒙	有	12110	20 卷	有(别本)
乾隆三十六年 (1771 年)	《御制增订清文鉴》	满、汉	有	18654	正编 32 卷 补编 4 卷	正编 4 卷 补编 2 卷
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年)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 合切音清文鉴》	满、蒙、汉	无	13835	31 卷	无

续表

编成年代	书名	语种	解释	条目	正文	总纲
不详	《御制四体清文鉴》	满、蒙、 汉、藏	无	18667	正编 32 卷 补编 4 卷	无
不详	《御制五体清文鉴》	满、蒙、 汉、藏、维	无	18671	正编 32 卷 补编 4 卷	无

第一部,也就是最初的清文鉴附有康熙四十七(1708年)的序文,满文书名为“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皇帝所写满语词典)。虽然没有汉文书名,但是以《御制清文鉴》为名流传于世。其结构是“序”(sioi)和“目录”(Sosohon hacin)合为1卷,词典的正文20卷,按照满文字母顺序编排的索引即“总纲”(uheri hesen)4卷、“后序”(amargi sioi)为1卷。被收录的词条共有12110条目,把所有词条按照词义分为36部280类,各条词语分别加以满文注解和例句。

第二部是附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文的满语和蒙古语对照词典。满文书名与上述清文鉴相同即“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蒙文书名为满文书名的直译即“qagan-u bici=gsen manju ugen-u toli bicig”(皇帝所写满语辞典)。虽然没有汉文书名,但是研究者们惯于叫做《御制满蒙文鉴》、《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清文合蒙古鉴》、《蒙古清文鉴》等。此清文鉴对上一本清文鉴的词条和注解等满语都一字一句地附上了蒙文的直译,并且把译文记录在满文的行间。总而言之,这部清文鉴是给最初的清文鉴加以“完整的蒙古语译文”而成的。

第三部是附有乾隆八年(1743年)序文的满文和蒙文对照词典。这是一部没有改变第二部清文鉴的满文而把所有的蒙文都以满文字母转写而成的词典。因此,它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第二清文鉴完全相同。跟第一部和第二部清文鉴同样,把“序”和“目录”合为1卷,正文由20卷而成,但是未附“总纲”。

第四部是为一般人所知的清文鉴,附有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序文。该清文鉴是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对照词典,是一部具有满文注解且包含满语和汉语语音信息的、具有极多功能的清文鉴。满文书名为“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汉文书名为《御制增订清文鉴》。正文以正编32卷和补编4卷的36卷而成。比起上述3种清文鉴,词条数目大量“增订”,一共有18671条目。

第五部清文鉴是附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序文的满蒙汉3种语言对照词典。书名为“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nikan hergen ilan hacin i mudan acaha buleku bithe”(《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意味着它是一部3种语言的语音词典。全书的结构是正文为31卷,把序、凡例、编者名·职名表、目录等合成1卷,共有32卷,没有“总纲”。词条共有13835条目,比起第一、第二、第三部清文鉴多了1725条目,比《增订清文鉴》少于4819条目。该清文鉴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所收录的词条具有丰富的语音信息。对满语注上以汉字转写的两种发音标记和以蒙文字母转写的发音标记,

同样，对蒙语注上以汉字转写的两种发音标记和以满文字母转写的发音标记，还对汉语附上以满文字母及蒙文字母转写的发音标记，这些标记被附在所有的对照词条上。

第六部清文鉴是满语、藏语、蒙古语、汉语 4 种语言对照词典，是一部殿版本刻本，出版年代不详。没有序和总纲，只有目录和正文。正文包括正编 32 卷和补编 4 卷。词条数目共有 18667 条目，与《增订清文鉴》同样设为 36 部 292 类。

第七部是满、藏、蒙古、维吾尔、汉 5 种语言对照词典。正文由正编 32 卷和补编 4 卷而成。词条总数有 18671 条目，与《增订清文鉴》和《四体清文鉴》一样共设 36 部 292 类。第一到第六部清文鉴都是木刻印刷本，只有该清文鉴是抄本，现在流传于世的有 3 种。

《清文鉴》不仅仅是一种满语词典，从蒙古语言史研究的角度看该辞典中所收录的蒙古语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堪称极为珍贵的语言资料。在这里我们选择第五部即附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序文的《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以下简称《三合切音清文鉴》），探讨一下其蒙古语特征，特别是以三合切音方式转写的发音标记的性质问题。

如上所述，清文鉴虽然包括编纂年代和内容不同的几种版本，但是它们不是互不连贯的独创作品，在内容或者形式上多有互相依存的部分。

首先，最显著的是词汇方面。康熙四十七年的《御制清文鉴》中所收的满文词汇尽管经过了增订与修订，大部分还是在以后的清文鉴中被承袭下来。对于蒙古语来说也不例外。可以断定康熙五十六年的《御制满蒙清文鉴》的大部分蒙古语虽然经过了增订，在其后的清文鉴当中大致也照原样继承了下来。

收录在《三合切音清文鉴》的蒙语语汇与康熙五十六年的《御制满蒙清文鉴》的蒙语词汇相比，虽然词汇量增加了 1700 条目，分类体系也从 280 类增加到 289 类，但还是大致照原样记载了原有的 12100 条目词语。也就是说，《三合切音清文鉴》中九成的蒙古语沿袭了记载于 60 年前的康熙五十六年《御制满蒙清文鉴》的词形。

如下所列，《三合切音清文鉴》的蒙古语中处处可见具有口语特色的词形，但是这些都是继承了记载于康熙五十六年《御制满蒙清文鉴》中的词形，算起来应该看做是 18 世纪初的蒙古语特征。

表 2

具有口语特色的蒙古语词形	在《御制满蒙清文鉴》中出现的位置	《三合切音清文鉴》		现代蒙古书面语标准缀字
		出现位置	汉语对译	
ᠵᠡᠭᠦ (jeü)	14-65b4	21-53b2	针	ᠵᠡᠭᠦᠮᠤ (jegüü)
ᠳᠡᠭᠦᠷ (degür)	9-54b4	14-61a2	浮面	ᠳᠡᠭᠡᠭᠦᠷ (degegür)
ᠵᠠᠵᠠᠭᠠᠨ (qajau)	1-96a2	3-48b3	旁	ᠵᠠᠵᠠᠭᠠᠨ (qajayu)
ᠨᠡᠭᠦᠮᠤᠢ (neümüi)	10-9a4	15-33a2	流荡	ᠨᠡᠭᠦᠮᠤᠢ (negümüi)

续表

具有口语特色的蒙古语词形	在《御制满蒙清文鉴》中出现的 位置	《三合切音清文鉴》		现代蒙古书面语 标准缀字
		出现位置	汉语对译	
ᠵᠠᠳᠤ (čadu)	1-97b2	3-50a4	那边	ᠵᠠᠳᠤ (čayadu)
ᠲᠣᠢᠨ (toyu)	16-11b8	24-11b1	锅	ᠲᠣᠢᠨ (toyuy_a)
ᠪᠣᠮ (böm)	1-57b8	3-4b2	块	ᠪᠣᠮ (bögem)
ᠠᠯᠴᠢᠷ (alčur)	15-61b1	23-23a3	手巾	ᠠᠯᠴᠢᠷ (alčiyur)
ᠬᠤᠲᠠᠢᠶᠠ (qutay_a)	4-64a6	9-34b2	小刀	ᠬᠤᠲᠠᠢᠶᠠ (kituy_a)
ᠨᠤᠷᠤ (nuru)	5-66b10	10-69b2	腰	ᠨᠤᠷᠤ (niruyu)
ᠰᠤᠳᠠᠢ (šudai)	16-22b8	24-21a4	锦囊	ᠰᠤᠳᠠᠢ (siyudai)

其次，我们看一下在《三合切音清文鉴》中把蒙古语以满文字母转写的情况。

这是一种通过以满文字母转写的方式来表达蒙古语音（读音）的手段。蒙古文字的有些字母具有 1 个字母对应于 2 个以上语音的情况，为此，很多时候仅仅根据文字记载而不能确定蒙古语的语音（读音）。但是以满文字母转写时把那些同形字母大都用不同的满文字母区别开来书写。例如：

- (1) 把字形上没有区别的蒙文辅音字母“t”和“d”，用不同的满文字母来转写。
- (2) 把字形上没有区别的蒙文辅音字母“k”和“g”，用不同的满文字母来转写。
- (3) 把字形上没有区别的蒙文词头的辅音字母“y”和“j”，用不同的满文字母来转写。
- (4) 把字形上没有区别的蒙文词中、词尾的元音字母“a”和“e”，用不同的满文字母来转写。
- (5) 把蒙文辅音字母“q”，以满文辅音字母“h”转写；把蒙文辅音字母“k”，以满文辅音字母“k”转写。
- (6) 蒙文中的圆唇元音字母“o”、“u”、“ö”、“ü”的字形很相似，在书写形式上难以区别开来，以满文字母转写时由字形不同的 3 个元音字母“o”、“u”、“ü”来书写。

如此等等，以满文字母转写的蒙古语，作为一种记载了只依靠蒙古文字无法确定的语音（读音）资料，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

其实，各种清文鉴中以满文字母转写蒙古语的传统，最先出现的不是在《三合切音清文鉴》中，而是在乾隆八年的《御制满蒙清文鉴》当中。并且，通过比较两者可以看出它们的转写方式是完全相同的。为此，可以认为《三合切音清文鉴》中以满文字母转写蒙古语的方式毫无改变地沿袭了附有乾隆八年序文的《御制满蒙清文鉴》中的转写方式。

以满文字母转写蒙古语是一项应该从蒙古语语言史的角度进行详细调查的课题。有必要把它看做是比《三合切音清文鉴》早近 40 年，在乾隆八年所编纂的《御制满蒙

清文鉴》的特点。比如，下面所列的词形不同于蒙古书面语的缀字法，然而这些词形完全沿袭了《御制满蒙清文鉴》中的转写方式。

表 3

以满文字母转写的 蒙古语	在《御制满蒙清文鉴》 中出现位置	《三合切音清文鉴》		
		出现位置	蒙古语(蒙文)	汉语对译
ᠲᠡᠩᠭᠡᠷᠢ (tenggeri)	1—1a8	1-2a1	ᠲᠡᠩᠭᠡᠷᠢ (tngri)	天
ᠤᠵᠤᠭ (ujuk)	3-63a6	7-24a1	ᠤᠵᠤᠭ (üsüg)	字
ᠳᠡᠷᠪᠡᠨ (derben)	3-81a8	7-40b4	ᠳᠡᠷᠪᠡᠨ (dörben)	四
ᠳᠡᠴᠢᠨ (dečin)	3-83a8	7-44a4	ᠳᠡᠴᠢᠨ (döčin)	四十
ᠢᠰᠤᠨ (isun)	3-82b2	7-42b3	ᠢᠰᠤᠨ (yisün)	九
ᠢᠷᠡᠨ (iren)	3-83b6	7-45a1	ᠢᠷᠡᠨ (yiren)	九十
ᠴᠢᠴᠢᠻ (čičik)	19-47a6	28-43b1	ᠴᠢᠴᠢᠻ (ceceg)	花

接下来我们研讨一下《三合切音清文鉴》最大的特点，即以汉字“三合切音”方式转写蒙古语音音问题。所谓“三合切音”，就是用最多3个汉字的组合来表示音节的发音方式。它基本上是以1个汉字转写由1个元音所构成的音节，以2个汉字转写由1个元音和1个辅音所构成的音节（“辅音+元音”或“元音+辅音”），以3个汉字转写由2个辅音和1个元音所构成的音节（“辅音+元音+辅音”）。在上述各种清文鉴当中，《御制增订清文鉴》中以此方式转写了满语的发音。

以1个汉字转写满语音节的例子：

a (阿) e (額) i (伊) o (鄂) u (烏) ū (諤)

以2个汉字转写满语音节的例子：

na (納阿) ne (訥額) ni (尼伊) no (讎鄂) nu (努烏) nū (孺諤)

an (阿安) en (額恩) in (伊因) on (鄂安) un (烏恩) ūn (諤恩)

以3个汉字转写满语音节的例子：

nan (納阿安) nen (訥額恩) nin (尼伊因) non (讎鄂安) nun (努烏恩) nūn (孺諤恩)

图1是《御制增订清文鉴》所记载的所谓“十二字头”的满语音节表的一部分，

表示各音节的满文字母右侧配置了转写其发音的汉字。该图中列举了以辅音“n”为结尾的音节，用罗马字转写由左侧按上下排列为如下：

an en in, on un ūn, nan nen nin,
 non nun nūn, kan gan han, kon gon hon,
 kūn gūn hūn, ban ben bin, bon bun būn,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的7个音节(“元音+n”)由2个汉字转写,其后音节(“辅音+元音+n”)都以3个汉字的组合来转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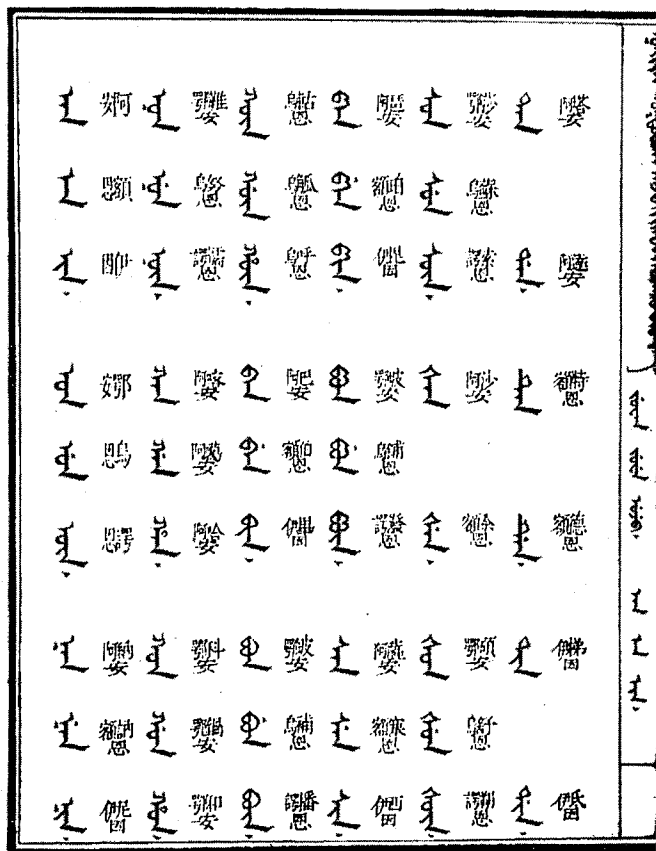


图1 《御制增订清文鉴》的满文十二字头以及三合切音汉字转写(部分)

以汉字“三合切音”方式转写的蒙古语发音标记,是把蒙古语的音节分为“辅音+元音+辅音”形式来表示的独特做法。乍一看来它好像是一种极为详细而严密的发音标记方式。由此容易联想到在14世纪末以特别特殊的汉字组合来转写蒙古语音音的《元朝秘史》以及《华夷译语》(甲种本)的汉字音译方式。因此,作为详细的蒙古

语发音资料，它无疑让研究者们对此抱很大希望。

但是，《三合切音清文鉴》中的以汉字“三合切音”转写蒙古语的方式，尽管采用了极其繁杂的标记方法，然而将其与以上所述的以满文字母转写语音方式进行比较，可以认为它们所表示的内容是完全等价的。也就是说，以满文字母能够辨别的语音以汉字也能够区别，而以满文字母无法辨别的语音以汉字也无法区别。

所谓《三合切音清文鉴》中的以汉字“三合切音”转写蒙古语的方式和以满文字母转写语音方式所表示的内容为“等价”，是意味着基于一方能够直接制作另一方。换句话说，根据汉字“三合切音”的转写方式可以拟定出满字母的转写方式，反之，有了满文字母转写语音方式也可以拟定汉字“三合切音”转写方式。

为此，我们可以推定以汉字“三合切音”转写蒙古语的方式不是想要直接记录口语发音，而是把满字母的语音标记按照一定的方式换成了汉字“三合切音”方式。这种方式恰恰与图1中所标明的满文十二字头和汉字“三合切音”对应表相符。例如，对《三合切音清文鉴》天部天文类(1-3b3)中的“ᡤᡠᡵᡳ ᡶᡳᡨ ᡠᡵᡠᡳᡳᡳᡳᡳᡳ” (tngri-yin oyudal) (天河)，附有为 ᡤᡠᡵᡳᡳᡳᡳᡳᡳ ᡶᡳᡨ ᡠᡵᡠᡳᡳᡳᡳᡳᡳ (tenggeri yen oyodal) 的满文字母语音转写。而且该蒙古语的汉字“三合切音”转写为 ^特 ^歌 ^哩 ^叶 ^岳 ^達
額 翰 額 伊 額 恩 鄂 鄂 阿 勒 (参照图2)。这种汉字“三合切音”方式无疑是根据《增订清文鉴》中的满文十二字头和汉字对应表，以满文字母转写的蒙古语各个音节都用汉字替换而排列的结果。

teng (特額) ge (歌額) ri (哩伊) yen (葉額恩) o (鄂) yo (岳鄂) dal (達阿勒) 的转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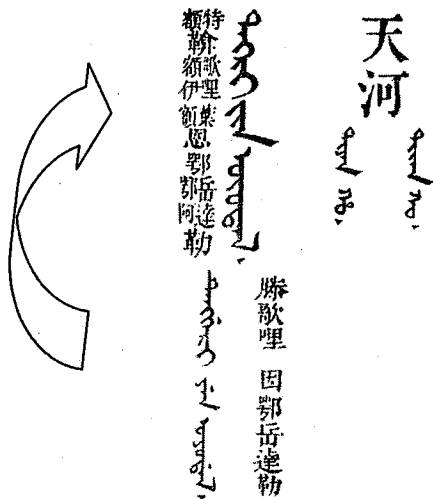


图2

我们可以认为《三合切音清文鉴》中以汉字“三合切音”转写蒙古语的方式是根据乾隆八年序《御制满蒙清文鉴》中以满文字母转写语音的方式，按照记载于《御制增订清文鉴》中“十二字头”的满文字母和汉字“三合切音”标记方式的对应表而做成的。

《三合切音清文鉴》与先行清文鉴的依存关系可参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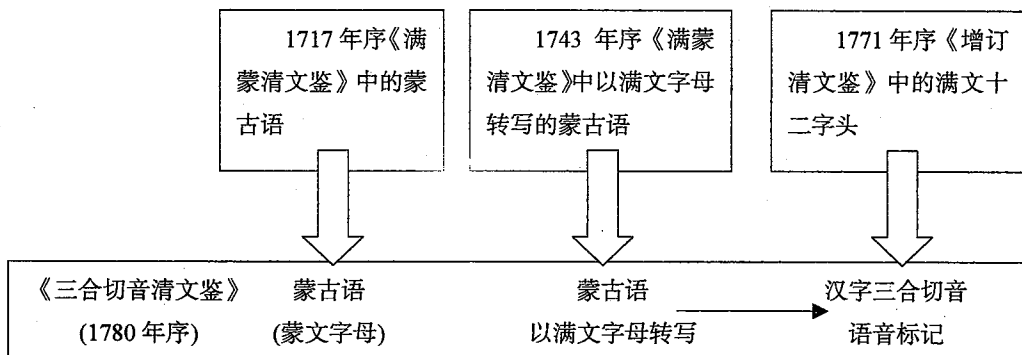


图3 《三合切音清文鉴》与先行清文鉴的依存关系

参考文献:

- [1] 黄明信. 有关五体清文鉴的一些历史材料. 五体清文鉴.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57(1998): 下册末尾 1~7
- [2] 江桥. 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1
- [3] 江桥. 清代满蒙汉文词语音义对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4] 栗林均、呼日勒巴特尔编.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蒙古语排列对照词汇. 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2006
- [5] 栗林均、呼日勒巴特尔编.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满洲语排列对照词汇. 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2008.
- [6] 栗林均. 作为蒙古语语言资料的《清文鉴》. 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第12号, 2008: 1~34
- [7] 呼日勒巴特尔.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蒙古语研究. 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 2004(2)
- [8] 今西春秋. 清文鉴——自单体至5体. 朝鲜学会《朝鲜学报》第39-40辑, 1966: 121~163+11~1

(作者单位: 日本东北大学)